

卧
花
生



中

毒欲阴阳

中册

毒
欲
阴
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夏超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赵永固！”

“可不是么？打昨日笔试开始我就觉得怪怪的，今日又来这铁鼎怪招更令人不可思议，现在赵永固一出现，事情终于真相大白！”

麦道容见两人嘀嘀咕咕讲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，胸口窒胀得好不难过，道：“什么事？看你们神秘兮兮的，别把我闷昏了！”

夏超飞即用手指赵永固，低声道及……。

麦道容听了，浓眉一皱道：“爹是英雄儿好汉，儿是王八蛋混蛋！”

这人正是九王督督的儿子赵永固。

他神气活现，走到那只巨大铁鼎前，运气须臾，一伸两手捋住鼎脚，居然把高及人身，粗如水缸的千斤巨鼎高举过头。

台上、台下的人见了，不禁一片呐喊。

康尚书喜上眉梢，向左右道：“十空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本官这回替大明朝找到真正的人才了。”

旁边的人都是吹牛拍马屁的，仰人鼻息之辈，个个摆出奴才嘴脸，咋唬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大人德泽，国家之幸。”

赵永固把铁鼎高举过头，一连三次，然后“隆”的一声，把铁鼎撩在一旁，高视阔步的走上校台。

康尚书马上下来，握住他的手问道：“壮士贵姓？”

赵永固拱手道：“禀告大人，晚生叫赵永固，河北宛平人，藏试出身。”

康尚书笑道：“你能够力举千斤，臂力为全场之冠，本官

就钦点你做武状元吧！”

他大声喝道：“左右过来，给武状元赵永固簪花。”

两个从人立即上前，捧过两朵大红金花，正要给武状元戴上。

“大力神”麦道容听得夏超飞之言，不由心头狂跳，横眉竖眼，勃然暴怒，道：“娘的！好处全给他占了！”

忽一瞥台上正演出加官赐顶的把戏，一腔恼火高涨，高声一吼：“且慢！”

立即排开众人走出，夏超飞一把去拉，只拉到衣尾，给扑个空。

项红雨也是性情中人，看得气血贲张，忍耐不住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竟想冲入场面助战，却被夏超飞伸手拦下。

“你想送死？光只一个‘色鬼追命’就够你呛的了！”

项红雨定神想想，颇觉有理，便把猎取功名、上阵杀敌、烈士对疆、剑履上殿、配享太庙……等等念头搁到与屁股齐高的地位，叉手静坐壁上观。

只见麦道容目无旁人，叉开大手伸掌向那千斤铁鼎摸去。

康尚书面色立变，喝叱道：“你是哪来的野小子，今科状元已经钦定了，你还来搅什么局？左右给我拉下去！”

麦道容当即重重一哼，道：“这位新科状元郎并不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伟丈夫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能耐举得起千斤巨鼎！”

他嘴巴一张，宛若半空打下个霹雳，险些将校阅台顶盖儿掀倒翻个身来，朗朗道：“我并不是要抢夺状元，不过试一

试臂力，这难道不可以吗？”

不待康尚书跳脚乱骂，立即伸手捋住脚顶，向上一举。

他双臂振处，竟然也把千斤巨鼎举起，众人看了不禁一阵哗然呐喊，道：“他刚才举不起八百的，现在却可越级举千斤，这考试有诡！”

众人马上看出破绽来，铁鼎虽是铸着千斤数目，本身也很巨大，可是份量却是轻飘飘的，并且是中空的，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十斤左右。

项红雨冷然道：“我猜得没错，这场典试分明有人作弊！”

夏超飞也冷然高声嚷道：“有没有作弊？咱们看这麦老哥的探试便知！”

众举子齐声大哗，令康尚书尴尬异常。

赵永固见煮熟的鸭子竟从嘴边飞走，不由面色铁青，一个箭步跳去，道：“小子，讨打！”

举手一拳，向麦道容劈面打去。

麦道容一抡眼，抖手擒拿用手一搭，接住拳头，震喝一声：“躺下！”

这个力举千斤的勇士，竟然不堪一拉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跤跌倒在地。

这一来更加拆穿了西洋镜，几十个举子合拢过来，试着一掂铁鼎，异口同声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们十载苦练，不远千里来到试场，谁知道主考官竟然作弊！”

有的还大喊道：“有这样混帐的主考官，咱们定要禀报朝廷，明察秋毫。”

赵永固从地上爬起，闷声中吭，右掌一翻，狠掏麦道容下阴。

麦道容虽看着场里变化，眼睛却防备着吃狗屎的骤变，见他出招毒辣阴毒，回手也不留情。

赵永固功夫稀松平常，给酒色淘空身子，根本就不是麦道容的对手。

“格啦”一响。

一个被麦道容迕个破绽，以碎石之力劈中手臂，十字八叉滚了几滚，烂泥般瘫软在地，紧拧着眉毛，模样甚是恶劣，开骂道：“你块头大，欺负人，你了不起，是浊？竟敢动手打新科状元，你这个王八蛋……”

麦道容恼火怒道：“你以为是九王督督的儿子就了不起，可以胡作非为，你老子疼你这窝囊废，那是你们家的事，惹到了，就没这么好说话，我代你老子教训你！”

一把抓住他衣领一提，捏住下颚往上一托，错开颞骨关节，赵永固下巴便直掉到胸口。

项红雨远锭瞧个仔细，讶异道：“少林寺一百八十八路拆骨手……”

但见麦道容玩得兴起，又一扭肩膀、手肘，弄得赵永固两条手臂如同断竿相仿，再叉起胯骨左右一分，双腿便不听使唤，最后拦腰抱住往上一挺，把脊椎也分了家，这才双手一松，自我大笑道：“老子生性粗鲁，老是学不来小巧功夫，我师父便教我这一路拆骨手，专拆别人筋骨，小至指掌，大至颈项，无不装卸自如。”

赵永固这下可臭大了，人被抛在地上不说，简直就像条

软骨鳝鱼，休说挪动半步，连嗯哼一声都不可能。

却见场内人人叫吼，道：“硬是要得！给他死！”

康尚书起先还发起官威来，一连串喝着，要手下把这群鼓噪的武举驱逐出场。

可是武举人数众多，兵差役根本不敢乱动。

因为镇场的兵役不过二三百人左右，众寡悬殊，如果真正动手，这点兵力恐怕不堪一击的。

——斩瓜切菜般把他们杀掉呢？还是捆绑上朝？

这群兵卒个个踌躇不敢动手。

麦道容这下天地不分，六亲不认，毫不客气一个飞身跳到台上，劈胸一把抓住康尚书，骂道：“你这混帐狗官，朝廷取才，你却收贿赂，一手遮天，选取这样脓包？”

左右武卒正要拔刀相救，麦道容把康尚书像揪狗似的，厉声吼道：“你们哪一个胆敢上前，老子就要他的命！”

这几个字响如霹雳，兵卒见他神勇异人，果然不敢动弹。

康尚书这时高贵的官架子也摆不起来，抖索乱颤，道：“壮士饶命，这不关我的事！”

麦道容牛眼一瞪，眼眸中有火，道：“快说！你是不是接受贿赂？暗中促使赵永固夺魁，你若是不老实说，我就一把将你心肝挖出来！”

康尚书官场上打滚多年，虽是翰林院出岬，却能独当一面显然是个厉害角色，龟孙子般双手乱摆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没有，我没有贿赂……我是清白的。”

麦道容满面煞气，吼道：“清白个屁！混帐狗官！敬酒不

吃要吃罚酒，我就让你尝‘拆骨手’是哈滋味……”

康尚书一瞄赵永固软趴趴的模样，心胆俱裂，张着嘴巴，“格格格”竟忘了出声。

麦道容一手紧握，大龇牙齿，恶狠狠道：“你们到底搞些什么勾当？快说！”

康尚书一惊，一泡尿水再也禁不住了，直顺大腿流下地面，道：“我说……不要拆我骨头……这这这……这不关下官的事，是九王督督许了我五千两黄金，叫我点他的儿子做状元……”

原来主考的兵部尚书名叫康永水，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，由于他名字取得好，甚得圣宠，所以官运亨通。

他在考试之前，已接受九王督督的贿赂，让他儿子赵永固钦点今科武状元，不过武举考试是朝廷钦定典试，康永水纵然暗里受贿，内定了武状元，表面上也不能不虚应故事，循例考试。

到了考期那天，康永水见入场应考的武举人山人海，眉头一皱想出计谋来。

一是笔试，二是举鼎。笔试的目的是藉考八股文让武举在猛烈的阳光下写文章，揣摩这群举子大多是胸无文墨的武人，要其知难而退，第一日考完，手下把这二千本卷子呈来，康永水一古脑全丢进了废纸篓。

却把赵永固的卷子抽出来，用偷龙转凤的手法，将另一张缮写好的卷子换上，当成是他的试卷，做妥一切手脚，以便不时之需。

举鼎更简单了，连夜差人找来五只鼎，算准这些武举没

有人敢来动那只暗中作弊的铁鼎，即事先与赵永固研拟套话，在震惊情况下得魁。

有道是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

麦道容听了这几句话后，怒火如沸油滚腾，正正反反给了康尚书十几二十“锅贴”，打得康永水面庞扭曲，肿得像块肥猪一般。

他霍地回过身来，向台下高叫道：“你们听见没有？这脏官收了九王督督五千两金子，让他儿子中状元，咱们十载寒窗，想要报效朝廷，但这瘟官为了贪财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瞒上欺下，各位说该如何处置？”

在场武举全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，听见康尚书私下受贿，擅点状元的弊情，不禁群情汹涌，齐声叫喊道：“绑起来！绑起来！送交朝廷候处。”

突然有人怒吼了一句：“等一下！”

这声音仿佛天幕陡开，砸下了一个闷雷，使在场的武举的耳膜犹如针刺火灼，喧闹立即平静下来。

却见夏超飞排开众人，二个起落跳上台前，指着康尚书直摇头道：“此人虽是昏庸无碌，卖官封爵，但总是朝廷命官，应由王法制裁，我们切莫乱了方寸，揽滔天大祸上身。”

康尚书不啻是遇到救星，满面感激之色，道：“壮士，快来救我！”

众武举群中，有人叫嚣，道：“这家伙和瘟官是一路之货，把他拉下来！”

麦道容吼道：“住口！他是我换帖兄弟，结拜大哥，你不要搞不清楚！”

登高一呼，四方响应，往往都这样证明，场下立刻没有异议，于是夏超飞笑了笑，正色道：“凡事讲究证据，这瘟官是苞苴，咱们就依法行事，要他写下口供呈堂参考，免得届时空口无凭，被他阴险狡诈嗑上一口。”

麦道容目注半晌，笑道：“乖乖，还是你的脑子反应快！”

一转首脸上迅速换上另一张狰狞面孔，踢了康尚书一脚，叱道：“听到没有？快写，免得皮肉痛苦！”

康永水焉敢不从，现在他只怕性命不保，对尔后的前程根本想都不敢想，抖颤的提笔写了所谓的口供。

夏超飞站在一边冷眼旁观，嗤笑道：“依你的文笔造詣看来，如果走正路，官爵可能不止这个局面，可惜啊可惜！”

麦道容一举口供状，高声吼道：“各位，口供在此！”

顿时群情激动，一窝蜂跑到校场边，动手拆除篷帐，捣毁木栅，刹那间一座考场被捣毁得乱七八糟，不成样子。

最无辜的还是那些兵卒小隶，被那些盛怒的举子打得落花流水，一败涂地。

这些人虽是少年气盛，但还是在有限度下为之，没有闹出无法控制的事来。

六、 消香馆红粉骚女 乔露露人大不小

这一场大乱并不打紧，不久京城也接到报告，举子捣乱校场，那还了得？

直隶总督马天凉立即派出大队京师卫军，并且亲自押阵开向校场，捕捉那些滋事的举子。

原本马天凉以为卫军一到，滋事者必定跑得无影无踪，可是大队兵马一到考场时候，竟出乎想像。

只见丢弃满地的栅木、营帐和五只东倒西歪的铁鼎，正是秋风扫落叶一般。

混乱的校场中居然坐满整整齐齐的武举，着实让马天凉吓了一跳，咳了咳，问道：“捣乱考场，目无法纪，谁是这事件的始俑者？”

“我！”麦道容一拍胸脯站了起来。

夏超飞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是我！”

项红雨也不甘示弱，喊道：“我！”

接着陆陆续续有武举站了起来，似乎像传染病一般，整个校场都是乱轰轰的：“我我我我我……”

马天凉本意逮捕几个肇事者，拿这几个人当倒霉开刀，

以收杀鸡敬猴之效，但见武举众纷纷自白，不由得一阵为难，踌躇不决。

毕竟胡乱逮捕解交发落，天下定为之骚然。

他冷静的一扫局面，最后将目光凝在麦道容身上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晚生姓麦名道容。”

马天凉猛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恍惚看见一个锦袍伟汉，手执朝笏，同伴龙庭，踔厉风发的辩才，说论直言，不由脱口而道：“你姓麦？可是麦稻的麦？”

麦道容仿佛笃定他会如此问，恭谨回答道：“正是，当朝御史麦大人正是家父。”

项红雨嘴眼顿呈鸭蛋形状，一脸不可置信，倒吸一口气，竟有点结结巴巴起来，道：“娘的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竟是御史……御史的公子，难怪敢……”

马天凉依然是冷然道：“凭什么说御史是你父亲？”

麦道容镇定，清了清喉咙道：“麦超，字游龙，湖南岳州人，嘉靖十四年一甲探花，世宗皇帝赐进士及第，授编修……”

马天凉一挥手，正色道：“这身分仍待查证，待会再说。”

他眨一眨眼，慢条斯理一字字道：“此事肇因为何？你们可实说，本官自会为你们作主。”

有了麦道容的保障身分，马天凉措词就不同了，比先前客气多了。

麦道容就将赵永固如何坏？九王督督如何行贿？康尚书如何作弊？一五一十据实回禀。

马天凉听得背脊沁出冷汗，心底直冒寒气。

直隶总督马天凉收拾校场混乱，返回府里拟了奏章。

皇帝据报之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贿赂公行无纲无纪，令朝廷威信颜面俱丧，遂下令逮捕兵尚书康永水、九王督督方瑞希。

不但立刻革职查办，以敬效尤，连赵永固一千人犯也一网打尽，眨眼新科状元不仅没当上，即琅当入狱。

马天凉在奏摺上陈情：“对捣乱考场，目无法纪的武举亦不能不罚，辜贪彼等年少无知，血气方刚，乃从轻发落，处以停试武科功名五年，以示薄惩。”

这个建议案，皇帝虽不满意，但能接受，此事到此告一段落。

众武举个个是愤愤不平，人人捶胸顿足，可是“帝言发鼎”，只有收拾衣物，纷纷择道返籍。

夏超飞与项红雨眼见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只好无语问苍天，徒乎奈何。

“想走？没这么简单！”麦道容道。

夏超飞看着麦道容，一脸感叹道：“不走又待如何？”

“各位还有个聚会未执行，我岂能轻易放走你们！”

“聚会？基督教会还是长老会？”

“你们难道忘了？我们不是相约要找‘粉味’的一乐。”

“你还有心情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敢情你怕了？”

“我怕个屁？若是笔试我就怕，别的还难不倒我。”

“何必骂我呢？你知道我大字不认识几个。”

“我看是字都认识你，你却都不认识他们。”

麦道容笑道：“就你学问最好，赚个二五八万。”

“还可以啦！至少在你面前是饱读诗书，知书达礼。”

“你到底去不去？去的话表示你很‘带种’，不去的话……”

“哇塞，想激我，门都没有，刘爷爷不吃这一套。”

“口气好硬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怕了。”

“我才不怕！”

“不怕怎么口气硬梆梆？实际上你这种人自从中标后一直在怕，哼！我知道有些人心中越怕，嘴上越硬。”

“哇塞，我的字典里没有‘怕’字。”

“有种！夏兄呢？”

夏超飞笑道：“看你外表粗枝大叶，木头楞脑，没想到居然满贼的！”

麦道容耸耸肩道：“我只问你去或不去，可没叫你来批判。”

“我若说不去，定会数落我是孬种，肯定中你激将圈套，我若说去，正合你意。”

“到底是读书人，会用迂回战术。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知道你的想法？”

聂地叹息道：“一切看项红雨的意思，他去我就跟进，他不去我也没辄。”

项红雨道：“哇塞，我还想看你呢！”

麦道容道：“又不是拉你们去杀人，只不过是去玩乐一番而已，却没料到两位如此差劲。”

项红雨道：“去就去，谁怕谁！”

麦道容道：“夏兄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夏超飞道：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刘文诚道：“开女人也要如此文诌诌？”

麦道容道：“我们要到哪里‘开女人’？”

项红雨道：“夏兄是老长安，问他罗！”

夏超飞道：“我这还是‘大姑娘上花轿——头一遭’呢！问我的答案会让二位失望。”

项红雨道：“咱们就去‘见鬼堂’一乐。”

夏超飞道：“哇塞，‘见鬼堂’是个好地方，我曾经听过。”

麦道容手足舞蹈起来，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杀他个‘片甲不留’。”

韩妈妈这三天来简直忙坏了。

因为林里武举评才大典，有很多人也都到“见鬼堂”来捧场，尤其今天校场一闹，很多没返籍的到此来解闷。

她要调姑娘转杠，要安排姑娘住宿，又要排解客人因为争姑娘的纠纷。

自从乔露露离开“见鬼堂”后，很久没有这么多客人，韩妈妈为了要在牛老板面前表现，所以鼓足劲硬干。

麦道容领着夏超飞与项红雨进到第二进。

龟奴早在大门口恭候，涎笑道：“三位贵宾驾临……”

“嗯！不错，你表现不错，会红。”

“这厮龟奴不但声音洪亮，并且腰还似‘柳条’，有机会

一定引存到‘天安门’当标兵。”

龟奴正是乔大虎，他因不得牛皮精所喜，遂贬为一般杂役，专司“唱名”。

乔大虎点头哈腰笑道：“三位可有熟的姑娘？”

他眼睛特别尖，任何人进出都得经过这关，若不是有这长处，早就一脚踢出“见鬼堂”去了。

“你为什么干脆说三位是头一次来。”

纵是“在处男”到了妓院，都不喜欢被人一眼看穿，总喜欢当“识途老马”。

因为这样，老鸨子才会派遣有姿色的粉头伺候。

有姿色才会有“性趣”，此乃一成不变的道理。

乔大虎见客人面颜不对，立刻给自己一个耳括子，笑得十分假道：“我怎么也不敢有这般念头，只是希望三位有宾到如归的感觉。”

他眼一使，立刻有个“大茶壶”上来接应道：“三位里面请！”

刚到珠廉，大茶虚吼叫一声，吟唱道：“姑娘们，打廉子见客啦！”

韩妈妈即快步出来，笑道：“噢！敢情是三位英俊潇洒的公子爷，先请坐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你就派几个标致一点的姑娘让本少爷瞧瞧。”

“不急嘛！好歹也落了座再说，瞧这位公子猴急的模样，好像未免……”

“我当然急，简直快憋死了，要不快点放一下，我来这干

嘛？”

项红雨道：“哇塞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这个兄弟已三年不知‘肉’味，若不让他‘爽快’，一会儿发起疯来，保准把你们屋顶掀掉。”

“公子爷，爱讲笑。”

“进来半天了，怎么没看到半个姑娘？”

“真抱歉，因为今天客人来捧场的很多，一下子没派来这让各位挑选。”

大茶壶转道：“有啊！姑娘都在每张桌上给客人服伺尼！”

他说得没错，大厅四周每张桌旁都有姑娘在给客人倒酒、挟菜，猛灌迷汤。

麦道容不屑道：“本公子才不要这些劣货，看了都不会‘硬’！”

“对呀！一点‘快感’也没有。”

韩妈妈一听这三人之言，心中暗喜，当他们是“傻子”，道这样吧！西厢甲三还有一间雅室，公子爷何不先叫酒菜，听一些‘管弦乐队’，调剂一下身心，不消盏茶工夫，自会派标致姑娘前去伺候。”

夏超飞笑道：“好吧！就这么办。”

大茶壶便领着前往，一路上介绍“见鬼堂”各进的风光及不同点，又指着雕龙画凤的厅舍景致，没一会就到了“甲三雅室”。

项红雨赞道：“这间还不赖。”

“客人夸奖，其实我们这里还有更气派的雅室。”